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雲三

與兄平原書三十五首

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有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剛膩處尚可識、梳枇剔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有垢黑目淚所沾污、手衣卧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又作欹枕、卧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五枚、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枝、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七日、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諭

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侶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
殿丈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本集又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五
御覽三十一、六百八十七七百七十七百十又七百十一七百十四又七百十四七百十七八百十九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
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
作獎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塒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
以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本集又略見御覽六百一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
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為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
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為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為一分生于愁思、遂
復文、蔣欲得雲論、聞在郡紛紛、有所鉤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
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
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

自勞役閒居恐復不能不願當日消息謹啟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佀益不古皆新緒用此已自爲洋洋耳沓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謹啟

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已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徵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大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自白兄作遊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滅復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

今送不知于諸賦者不羆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
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啟

雲再拜兵眞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頃觀之正自使人意惡羊腸轉
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目作此轉雖云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
說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張義元荅員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
體正自佀急水中山石鬭是人謂回縛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
此中語于諸賦中何如頃日極勿勿病一十當出略通日在馬上
此不可諧又恐信不及兄今目因休祖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
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于中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眞不朽事恐不與十分
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
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
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竝思諸應作傳及作

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逝思賦、當
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
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示伯喈、兄承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
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
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
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謹啟、

雲再拜、爾乃使能羆之士、據關之將、雄聲泉踊、逸氣風亮、超三軍
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于寂寞、先無聲而尚唱、元兵時紛、
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敎斯謐、靜言譁嚴、鼓隱其乘、成苛夫翁而咸
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而星羅、
禮既畢、歸旅將振、尋斂員轉、因瀨叢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鶩飆之
靡狂、奧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
景帶天而先澄、陪畯臣于彫輅、列名僚于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南

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案此即雲書所謂講武賦也張溥本稱此一首入賦類題曰羊腸轉賦大誤又案本集南征賦有命駢驅日夕降十語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頃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爲之次第省有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爲清妙恐故復未得爲兄賦之最兄文自爲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眞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啟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爲最使雲作文好蔡爲當又可成耳至于定

兄文。唯兄亦怒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須贊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眞說事而已。若當復屬文于孔。便當書前銘耳。謹啟。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爲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恐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當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奕爲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爲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遊望不言。謹啟。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
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賦弔夷齊辭不爲偉兄二
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文中有于是
爾乃于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于文句中自
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曾以兄七羨回
煩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祇復
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喜聲俯順習坎仰熾重離此下重得如
此語爲佳思不得其亂願兄爲益之謹啟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
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此爲宗矣視九章時
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
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

襃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省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頗付雲頃又爲嵴吳喬戚作頌欲愈前頌然意故不已快進信當送九愍三賦慨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無又閒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啟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無次第文章旣自可羨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已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云逾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

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之謹啟

雲再拜疏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臾便成覩之復謂可行今並送之尚未定利及比信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復作文臨時概自云佳小久視不能覩爲此故息意文欲定前于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爲已解愁作爾今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閒復損棄之徒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甚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疲耳謹索幼安在此令之草今往一弘不呼作工謹啟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尤慇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雖非體中所長欲徧周流雲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逾于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

能勝、故不意亦殊未己爲了、南去轉遠、洛中匆匆少暇、願兄敕所遣習爲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如日亂、思惟不能御、願賜此一字、冀作文如兄所論、已過所望、況乃當敢、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啟、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如所誨、雲意亦如前啟、情言深至、述恩自難、希每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多、但文實無貴于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厭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

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文爾故自是高手謹啟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勸兄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綱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荅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荅極謹啟

雲再拜賦九愍如所敕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已下盡篇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脈可行耳至兄唯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

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泛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唯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唯見此一人當爲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疏敕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與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耳前後所作謙欲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密而爲復滿顯世欲爲益者豈有謂之不善而不爲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豬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瑰鑠至于文體實不如今日間在洛有所視已當故而比更隆以今意視文見此眞見以爲不甚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

此爲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情省無煩長作文正佩自復佳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銷除差易爲功力爾已定敬長詠意當閑與兄合雲久絕音于文章由前日見救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穢已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目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試可悲阻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往經比于慕悵然欲中之無又卽意又事業缺

雲再拜張公臧詠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詩由已而言耳玄泰詠自不及士祚詠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于此意猶云何而況乃有高倫更復無意雲故曰不作文而常少張公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所謝故自爲不及諸碑藏甚極不足與校歐亦平平彼見人潮

敘者當與令伯綸吳百官公卿名位略盡誠少交當具頃作須及吳事行恰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敘且又非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已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啟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彥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啟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稱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恐謂常侍便可連于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為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已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為復差徒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為足今見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癖爾恐

兄胸疾必述作人故計兄凡著此之自損胸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讚敘亦復無幾年歲根之猶嘗小復謹啟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欽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卒退還循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意可已王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構作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錄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淵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已作爲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唯爲彼一語如佳先已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如已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彷彿識有此語此語于常言爲佳謹啟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炎鋒眞玄昔廢聞周侯至論前比霖雨此不入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敘又因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

意此家勤勤難遣之亦復殊此而宴因聊作之因自言哀思又作
壽齊今送雲作爲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
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棄耳謹啟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自難作宜褒揚祖考爲先聊復作
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
文通大悅愉有佀賦愚謂小復質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
信自白兄昨聞有賦消息愁憤無賴既與又然又已成書聊自付
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今送聞人又有
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復所言謹啟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驃騎司馬又云佀未
成已訪難解耳敬胤司馬參軍此間復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
治見訪大司馬謹啟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唯見其登臺賦

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仿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書鈔一百四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兄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如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啟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纖一箇今送呂見兄御覽七百十四作今呂一枚寄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殺不近因會引呂問祕中書謹啟

雲再拜今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此不知能逾之不其人能推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卷不肎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即甚佳其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爾不宜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蕢宜得此巍巍耳愁霖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啟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知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今定、下云靈旆電耀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昔讀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文章亦足爲然、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不佳文章、已兄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啟、

雲再拜、稱紹周弼並處事不値免、韶甚切甚念之、悵恨、胡光祿亡、宿士可痛、含郤還云、滔中書散騎並缺、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啟、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暮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恆謂之佳、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既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蔣洛、謹啟、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玩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為作多少然無不為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為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啟

答兄書

修庭樹蓮 文選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注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敎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前訓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說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卷爾泰之惠懷德惟慨守以反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懷疑心如結

加蒙顧遇過目俛倒唯亮歸誠行行文教表儀遊道賓茂淑器敏既英思學文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風自託其意纏綿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苑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奉下敬以藉虞款思復未遠庶絕悔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雲四

與戴季甫書七首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爲福。疾病處遠。人信希少。惆悵幽替。中間隔年。瞻慕敬想。與言反側。隆敦比辱慰誨。銜抱豐眷。曰增思逝。不勝勤企。謹及君之書。不已備。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已來。忽踰年載。宗想輝儀。引領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篤。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念自修。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于結心注望。實係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自替。聽誨未由。瞻企勤戀。守已委重。表不具。今更繼情。

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並逝。永衛淪沒。哀

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敘。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況蘊積實。未登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風。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用悽愴。

武陵于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人。並爲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力之秋也。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答稟未聞。每懷勤企。表不盡言。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已爲喻。分別悵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微。居德履道。秉心眞實。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惟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欵然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糺。不能自勝。勵幾有究。早爾背世。遺恩鄙州。民物同哀。倫訃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同。徃昔高重武陵。至

心款列誠念篤終必垂悽愴王季楊孝友行素旣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願居心秉向用志不私公私操實足爲美器介爲士斷品還此郡前瑩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爲之憤歎人物道主彝倫多失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意戢彥遠永昌猶爲遺小想其必有惠政耳

郭敬言燕陽良才遠負爲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高想不久爾耳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積一州之高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曏昔接事旣盡其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儀思附鳳翼風塵所集無不拭目

與楊彥明書 七首

雲白欲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推荏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熱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誠未日眇然東望思以敘至及反憒罔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

陸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暮未厭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極乏款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隔良會無階懷想親愛寤寐無忘昔無所悉

彥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尚否道路今塞令人罔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願期不淹民望耳塵堂之士比述山歎栖者悲豈唯一人少明淵公亦不成遐名公之娛且可以爲資然今恨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彥先相說疾患漸欲增廢深爲怛然行向衰篤疾來應百年之望雖來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相卹之一感耳想懃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嘗瘀悶來體中亦極少頓日爾匆匆則世自力未遑待邪會期難必情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慶相聞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邪，能少留不。世明篤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開其遂于懲，其使愕然，盜目所不可忘。一國之淸格乎，輒使絕意。彥先所一二。戴會稽如是便發，分別悵然。一得名士，唯當有此佔耳，大分進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眞家人若思望之淸才後類。一時之彥，普益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敘者。公進屈久恆，爲邑固繇，方有淸塗薦國讓在內中大有好稱。此家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

永耀已葬，冥冥遂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邪。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九首

雲再拜。自曉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覲未期。嗆近晨風傾匡

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翫千周目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汎愛在我尤弘每銜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遙瞻靈已感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懃有殞此君公私並惜年長而志新爾邁而飭勤家宗美者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雲再拜日月遄邁何一流速銜哀經變思愈深亡靈處彼黃墟幽曠在遠之億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覩思至心破無所厲情叔父一見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往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猥絕筆飲哀不知所次

雲再拜每念彥先情兼斷烈年盛志美令姿可惜眾言及不知心

口一本作敢

傷也、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遯世立德、能婉東嶽、三讓
天下、垂化遺迹、百代所晞、高蹤越于先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
陵、繼響馳聲、沈淪漂流、優遊上國、聽音察微、留越衆俊、通幽鑒遠、
明同聖符、言假昭烈于孔堂、員武遴功于諸侯、自秀偉桐承明德
繼踵、亦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來
論所及、退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羌狄、或在遐域、動美
之隆、寶如嘉論、愚已東國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皆苦、皆
未如意、雲之鄙姿、志歸丘壟、草門閭裕之人、口晞天望之冀、至于
紹季札之遐蹤、結高肝于中夏、光東州之幽昧、流榮動于朝野、所
謂闚管已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列、雲再拜、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壯其烈、兼該
之道、希文尚武、潛居已娛其志、靜處已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

邁德化之圓豈如來者牽曳爍爍世道通明俊乂在官焉使晞世之寳久隱岑崟之山逸景之迹永縶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輪束帛箋箋排金風于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網之大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藹不敘一雲再拜

雲再拜臣鄉前行陵有小事唯以且聞事已大了猶以為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除以悒然每相見未嘗不以大人為言想令仁士光令逵公然兄弟歷數常存思想想令逵分好已為綢固彥恩復蒙誘掖耳無因覲對言不盡心歷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雲再拜臣鄉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寳眞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恩耳雲再拜

雲再拜輒宣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常以見其意耳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今來得行、有緣侍面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鄰巢非敵師友何以自濟願效惠助爲之光輔、臣仁在此、華亭之望、以大人爲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也、雲再拜

荅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嗁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

無滯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旣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口收旣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堤、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狩不得逸、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道。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蜂捕魚、鱸鮪赤尾、鯧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鰷鰒炙、鱟鯸烝石、首臛䱹䲁、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瑰、無所不有、猶曰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南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大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饒順、敬愛官長、樸朴不俗、雖欲風靡、漢吳以來、臨

此縣咨無不邀變傳大夫賢姊上下嘗爲喜慶歌舞相送匆爲虛也足下急啟喻覽想眞説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本集田學紀聞二十

弔陳永長書五首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怛賢弟永曜早喪俊德酷痛甚痛柰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雲頓首頓首天災橫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剝柰何柰何想念篤性哀悼切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次雲頓首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出奇蹤瑋寶灼爾凌羣光國隆家人士之望冀其永年遂播厥業攜手退遊假樂此世柰何一朝獨先凋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附心痛楚肝懷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性何可爲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懇烈三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彷彿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戀不能自勝痛當柰何柰何義在奔馳葛役萬里至心不敘東望貴舍爾淚沾襟令遣吏祥進薄祭不得臨哀追贈切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强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鎮此賢之殞邦家已瘁情分異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柰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二首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勳名柰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剝痛當柰何柰何相念夙年奄罹哀斃扳號不及當可為心葛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

靈宇五情哽咽割切哀慕書重感很不次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撫降之愛恩加兄弟遇此烈好要吕始卒何罔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摧心慟悲肝心如割柰何柰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吕敘悲苦計往人到貴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

書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為思而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既清遂可之經高言人歎之當令征南取之也淳化閣帖三

嘲褚常侍

六年正月前臨川府丞褚老常侍君子謂吳如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所廢興也古之興王唯賢是與呂望漁釣而周王枉駕甯戚叩角而齊王忘寐秦斯徒而靡好爵釋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

非撫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錫翼世而有命既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褚氏大夫之常佐遠邦之職司財則邵矣官實陋矣而拔出羣萃超昇階闥雖文王登師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于是乎不謙謙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謙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故撙節以求役于禮敬讓以求安于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爲有餘故爵豐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敎極由此作今褚侯蟬蛻利木鵠鳴玉堂不庶幾夙夜允集衆譽而意充于一善心盈于自足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遠之無戒則惡來之亦何以爲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愼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幾矣聞善而□喜過又應之懼

嘉服義之質而拜讌言之辱覜同禹迹哉均非己君子哉吳無君子斯焉取斯

牛青季友

天造草昧萬物化淳類族殊品莫同乎人令子旋方象已矩地戴圓規已儀天該芳靈之疑素挺協氣于皓玄故神竅來口思洞無閒蹣翰則價凌洪波吐辭則辨解連環子何不絕淵而躍照目之光使穎秀暘谷具溢扶桑俯經見龍之躍仰集天人之室雖子之服既朱而素今子之滯年時云暮而冕不易物車不改度子何不使玄貂左珥華蟬右顧令牛朝服青軒夕駕軺輅望紫微而風行踐蘭塗而安步而崎嶇隴坂息儳郊牧玉容含楚孤牛在炭何子崇道與德而遺貴與富之甚哉日月逝矣歲聿其暮嗟呼季友盛時可惜迨良期于風采競悲飆于葉落陳讜言于洪範圖口形于雲閣使景絕而音流芬身騰而榮赫奕子如不能建功已及時予

請口迹于桃林之滸

有皇詩序

有皇美祁陽也祁陽秉文之士駿發其聲故能明照有奕入顯乎晉國人美之故作是詩焉

思文詩序

思文美祁陽也祁陽能明其德刑于寡妻以至于家邦無思不服亦賴賢妃貞女以成其內教故作是詩焉

谷風詩序

谷風懷思也君子在野愛而不見故作是詩言其懷思之也

鳴鶴詩序

鳴鶴美君子也太平之世君子猶有退而窮居者樂天知命無憂無欲口傾入之考槃傷有德之遺世故作是詩也

南衡詩序

南衡美君子也言君子遯世不悶以德存身作者思其以德來仕又願言就之宿感白駒之義而作是詩焉

從事中郎張彥明爲中護軍詩序

奕世都爲汲太守客宴將之官大將軍崇賢之德既遠而厚下之恩又隆非此離析有感聖皇既蒙引見又宴于後園感鹿鳴之宴樂詠魚藻之凱歌而作是詩

登遐頌

夫死生存亡二理之已然者也而世有神仙登遐之言千歲不死之證其詳固難得而精矣列仙之道作者既集而登遐未有焉莊周有言我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彼之有無蓋難以理求我之妄聽願可以言寄之遂爲頌云爾

郊閒人　王子喬　玄洛　孔仲尼

九疑仙人　大勝山上女　李少君　梅福

張招　左元放　劉根　黃伯嚴

費長房　何女子　焦先　鮮卑務塵

韓衆　夷門子　林陽子　任作子

鬼谷子

淵哉郊間、懷質採薪、媚茲伯陽、嘗道是質、術與遨周、攜手入秦遺
物執一、妙世頤神、思我玄流、浩若無津、

王喬淵嘿、遂忘潛輝、遺形靈嶽、顯景亡歸、變彼有傳、與爾翻飛、承
雲倏忽、飄颻紫微、

玄洛妙識、飢御神穎、在陰倏逝、卽陽無景、逍遙北嶽、凌霄引領、揮
霧昊天、合神自靖、

孔丘大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歎老、靈
魄有行、言觀蒼昊、淸歌先試、丹書有造、

茫茫九疑、登峨太素、有淡登闕、神與爾顧、發彼靈丘、聿求識步、貽

我則歌，永揚遐祚。

大勝之娥，厥猷翼翼，降宮有秬，納符帝側，揮杖指辰，絕音頓息，若左右，在彼峻極。

少君善祠，怡爾豐顏，俯覲劉漢，仰接姜桓，式寔安期，上東爲發，神光攸往，後來其歎。

在漢之葬，頹火炎精，梅公指景，有皇遺形，逝彼文辭，胥此洞庭，神輝絕景，豈外北冥。

張招澄精，妙思玄芒，則是神物，錯綜微宣，乃幽乃顯，若存若亡，固形則變，倏忽無方。

生在清純，放情玄味，在物淵沈，泝虛攸遂，清酒一壺，百朋具醉，有命集止，乘龍來萃，載見君子，言觀其蔚。

劉根登嵩，遁世盤桓，形委服容，口厭瓊蘭，撫彼呼翕，爲爾朝飧，景絕巖穴，光茂雲端。

伯陽志道，翻飛自南，北食中嶽，練形嵩岑，奔星凌頹，朱光垂陰，雲
精九口，握攝盈襟，
長房有懷，承師問道，蒙險洪海，睎心玄漭，將登蓬萊，神爾難老，嘉
命既錫，如何勿考，
逝矣何女，勞靈既凋，安處曾巳，逝魂淸悄，喪魄載營，大墓崇朝，王
趾再步，于焉逍遙，
焦生卜居，在河之東，晧襟解帶，嘉卉結容，頤神大素，淑思玄沖，在
彼黃堂，明道回窮，
北狄務塵，在彼沙漠，含神自晦，靜居有恪，自彼王庭，聿來伊洛，天
子命之，職見紫閣，
衛矣終化，靈毛揚葩，愼爾貞心，神祇來衙，龐雁班門，體道含眞，滄
茹靈卉，凌雲頤神，
林陽倜耴，明視聰耳，壯子既滄，步睎千里，任化凱入，逕雲擁止，移

彤誨變載坐誡也

悠悠鬼谷永言潸止要終有集斉生無始綢繆方平在彼二子芬

響蘭揮有來盈耳

盛德頌

余行經泗水高帝昔為亭長于此瞻望山川意有悵然遂奏章曰

通情焉并為之頌云爾

晉太子舍人糞土臣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

伏惟陛下紹軒轅之徽哲邁三代之高蹤膺有聖之玄景詠生民

之上略泰政肆虐漸蠻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靈命鑒民

口疑當作星

逸疑本作函

顧天思文獻聖冐宅神器六合叙攜八荒口錯企皇居于阿房犄

逸鹿于九野謀猷回遹天人匪祚乃薦斯國授漢于夜京是曰先

詔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天清建

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于

斷蛇神武基于豐沛掩四綫㠯蓋天廓玄謨㠯開宇華宮山藏玉
堂海納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餐納獻規之客
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俯翰雲翕俯躍魚飲是㠯四海之內莫不企
景嶽㠯接翼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效
死節乃鳴鑾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棲信布虎據豪雄淩暴于外
奇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效乃淩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
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分道虜霧散遺寇雲徹從時雨㠯
淸天淵狂塵㠯肅地口口巒于川嶼埭峻蓋于蒼昊功濟宇宙德
被蒼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厤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
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謝天皇于圜丘巡萬
乘于帝室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戎羌蠻夷之虜雕
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天臨地自啟闢㠯來有皇之
美未有若聖功之若盛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㠯鄙倍

文武無施柔寵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遊惑自西徂東行適攸止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稱承陛下扶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于是卽命舟人弭楫水沚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躬罔識所憑遠眺遐企感物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退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際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闕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之臣纂制朝戀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言邁竇御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陟降在天連光五精流耀太一或冀神輿降覩薄狩五服時適王畿言巡茲邑是目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過情振蕩靡寄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閶闔之情謹住水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目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目宣成功之烈詩頌所目美盛德之容是目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文王之

容可觀永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勳茂功超蹤在昔故詩
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也臣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呂
仰度天高伏測地厚實獻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舍人
臣陸雲上

於皇漢祖篡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栖列火精幽光爰
茲聖緒顯維弛綱靈曜熠燦隮景扶桑則天未墜重規旻蒼其規
伊何横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順遡河招景寵岳擬韻龍章景
偉虎賁碩變有秦不競罔極將首震警于師思虔神主上帝曰咨
天鑒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邑風
駭洞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靈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廣
克邁威凌羣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戡蒸徒所和既
和既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旃電尋
推師舊邑撫劍高吟元戎游伐時罔不龕凌波川激肆野陸沈咸

囗囗當作王命

陽克殄、既係黍后、峩峩阿房、乃淸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換、不式王命、囗囗既愆、黜我西上、於鑠王師、遵時匪怒、爰赫爰乘、斯庸卷三夏、嘽嘽戎卒、嶠嶠乘馬、燮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薄臨、暴籍授首、區夏既混、宇宙蒙乂、肅肅帝居、巍巍神器、有皇于登、是臨天位、繡文于裳、組華于縠、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維辟公、宣聲路寢、發號紫宮、領此愷悌、曰啇隨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大予雅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闡國乘獻、分圭祚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藪、有漢恢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閑、漸澤冀域、沾被戎蠻、迺光太素、萬載不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終

烏程嚴

陸雲五

祖考頌

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緒、裔靈根之遺芳、用能枝播千條、穎振萬葉、繁衍固于三代、禋祀存乎百世、豈非皇慶之積祜、神明之殷祚者哉、在周之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繇、故能光宅營丘、奄有東海、支庶蕃廡、而胤祚昌大矣、遭世多難、子孫蕩析、遂于南土、烈祖丞相邵侯顯考大司馬武侯、侯明德叡哲、口雄特秀、固上天所以纘跡前期、惠成口顯者也、是以有吳雲興、而邵侯龍見、遂風騰海堧、電斷荊楚、運籌制勝、底定經略、文德光宣、武功四克、乃作台衡、以御于王政、天罔與先代比隆、義問與前修接響、固所謂汪洋浩浩、不世出者哉、武侯以光遠之度、

哲下口當作沉

襲垂規之範、宣朗之明、照會雍之景、故寅亮樞極、則萬物滄耀、緝熙有邦、而宇內恪居、及至中葉、亂曰虎臣、綏援既集、而大難時弭、德濟封域之內、威揚函夏之表、遂仍世作宰、焜燿祖業、車寶襲軌、袞不改帶、元勳侔于光國、洪烈著于隆家、攷德計功、比之前代、未有茂于此者也、是曰小子敢慕徽猷、欲述芳烈、雖不足已當朱弦之一唱、發清廟之三歎、蓋爾臣子之遺恩罔極之所處也、乃作頌曰、

悠悠聖緒、上帝是臨、世篤其猷、於顯徽音、神風往播、福祿來尋、靈根既茂、萬葉垂林、繁盛海隅、穎鍾淡陰、既曰盜止、芳祐、允淑、乃步斯滔、降神有陸、赫矣二公、應期誕育、明明邵侯、允哲允謀、叡心昭德、淑問宣猷、如日之升、如川之流、炎精既頹、黃燿昜煥、光宅海邦、大造江漢、王于出征、二公斯難、長驅致屆、九有有判、咸繼凶醜、區域盜旻、天祿未終、大命有集、卜食東夏、元軀既發、聿來邪宮作藩

口當作是

舊邑、公徙斯振、帝旅凱入、於變時雍、神道經始、肅肅九命、永言徽止、公拜稽首、對揚天子、猗歟盛歟、邵侯有作、我考纂戎、爰究爰度、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中葉虎臣、稱亂西秦、蠶旒電揮、伐鼓霆震、會朝哀歟、征不浹辰、遐風遠埽、崑丘無塵、有旅斯祕、念功在茲、袞衣之宜、遂作上司、台光増朗、方嶮載夷、穆矣暉章、有吳之期、我祖我考、受言藏之、喤喤藻裳、再命同服、騑騑四牡、二世方轂、分珪比瑞、天秩厎祿、公堂峻趾、華構重屋、昔在二伊、于殷有聲、在漢之興、亦曰韋平、惟祖惟考、履貞大亨、邈彼披陽、追蹤阿衡、駿惠兩施、景潤雲行、洋洋玄化、功濟其民、風馳海表、光被嶽瀆、二后重規、世有哲人、肅雍碩錫、萬載口振、

張二侯頌 案二侯張昭張承

張氏之先、蓋少昊氏之苗裔也、其在春秋、晉德方休、而張老延譽、爰暨有漢、文成佐命、子初基司空、揚聲于末葉、流長祚遠、世不乏

口當作所

侯輔吳將軍文侯遭季末雲擾遂避難于東有吳之興實爲謀主桓王即世援建太祖知命審于將萌先識鏡于未兆遂作上將輔成王業立朝無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顏之亮固所謂謇謇王臣古之遺直者也舊成將軍定侯明德光遠軌基弘濟文敏足以華國威略足以振衆重規繼體而大業暉崇故休祚顯榮龍靈仍世天秩之體彌彰而毀盈之心茲冲用能保寵固世考終碩問蓋竹品之所光宣詠歌之口揄揚也乃作頌曰

烈文遠祖肇自上皇金天滔曜遂濟窮桑眞人有作飛龍在天西侯載見階雲自淵即謀神造啟運妙玄有漢再命度邑于東其在中葉誕育司空邈矣居陵有恭斯康嶷行盈止世篤天祿神之聽思俾我熾穀繁過芳祚底之洪族洪族既昌再惠音徽於穆二侯仍世變飛堂堂輔吳抑抑翼威如龍之躍如鳳之輝謝言戾止在彼紫微亦金紛若四海畔換文侯乃顧妙世達觀逝彼坐方度茲

江漢鴻飛遵渚來有亂遭家不造殲我明聖桓后讎揚侯承末命皇大烝哉天保永定匪侯卹度宗緒孰正帝整我旅外薄四荒命作惟師時惟鷹揚遂登上將克彼大皇底邑胙土命珪有璋塞蹇我侯明發宿夜襲彼遺直與言有懷聿懷來忠王室之故猗歟定侯祗服清曜奕奕瑕範玉潤淑貌淵謂往藏朗思來照曾是徽章再世被荷庸勳開國明道隆家苾苾其芬淑問揚和有蔚其文如林之華皇矣帝祚受言既崇女子有行作合儲宮條延紫極穎衍皇靈亹亹定侯在盈思沖祗寵戒溢永懷慎終重光益曜播我芳風

榮啟期讚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之季末當王道頹陵遂隱居窮處遺物求己祈懷玄妙之門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行年九十被裘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荅曰吾

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㠯男爲貴、吾又得爲男、是二樂也、或皆不免于繦緥、而吾行年九十、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固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聽其音、爲之三日悲、常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遂放志一丘、滅景榛藪、居眞思樂之林、利涉忘憂之沼、㠯卒其天年、榮華溢世、不足㠯盈其心、萬物兼陳、不足㠯易其樂、絕景雲霄之表、濯志北溟之津、豈非天眞至素、體正含和者哉、友人有圖其象者、命爲之讚、其辭曰、

芒芒至道、天啟德心、自昔逸民、遁志山林、邈矣先生、如龍之潛、嘉明收察、滅跡在陰、傲世求己、遺物自欽、景邈瓊暉、響和絕音、戀彼丘園、研道之微、思樂寒泉、濯採春薇、鳴弦清泛、撫節高徽、有聖戻止、永言傷悲、天造草昧、貧道寶嘉、於鑠先生、既體斯和、能作祥黃髮皤皤、耽此三樂、遺彼世華、翼翼彼路、行吟㠯遊、的的徽霓陋

我輕裘永脫亂世受言一丘嫡玆常道聊君忘憂

逸民箴

余昔爲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之美寵祿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寶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顛之吝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愼哉故爲逸民箴㠯戒反正焉

浩浩太素判爲兩儀經始君臣朝有俊豳野有逸民各有攸居而後品物有倫在昔后帝齊物達觀賞不假爵敘不示徽號謚莫設而生黎萌旻降迄中古黃象可覩而唐文有煥乃彫乃藻大樸既散樸之既散萬百熙心形爲寵放神爲利淫有翹者軏命彼在林是故懷玉喪寶而被褐解襟悟亡智生與世或競匪智無戀匪心伊鏡芒芒禹迹糊爲塗徑惟是每懷徧彼反正正反于寵既尸干祿相協厥居而豐其屋祿之既尸刑爲爾司屋之既豐喪家于宮

故非掳之災戒之在凶人皆知存之爲存而莫知得之爲喪榮猶振穎墜若頹崖咎自專寵禍在循牆是故保其安者常危而忘其存者不亡無休爾榮身實親名無謂爾崇神期好沖沖戒彼覆餗盲此棣隆慎微如顯乃保身以終自古在昔逸民有作相彼宇宙方之委爲夫豈無不依而好是沖漠是故名利之災至人攸悋謂予未信無盜監于桑霍天明旣畏神道無親善在求己慶由積仁無念爾本聿修厥猷執盈如虛乃反天眞逸民司正敢告官人

吳故丞相陸公誄

惟赤烏八年二月粤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嗚呼哀哉皇朝遊紹成命昊天聖王作矣世有哲臣觀監在吳乃降斯神思皇我后應運對揚穎秀崇華昇逸扶桑龍煇巍極鳳鳴玉堂舉旗濟阻奮鉞夷荒攸結沈維峻極公綱將撫遠續括地九圍皇猶爽泰昊旻疾威生民如何哲人其頹登靈在

天遐齊播徽、敢揚元勳、表之素旅、乃作詠曰、
濟哲我祖、昉文敗德、玄粹約真、清休誠式、本承慶輝、峻崇罔極、申錫多祉、本支千億、芳條遂茂、蕃根茂植、根條伊何、苗蕃裔繁、長發有祚、貽我祚茂、神明之緒、寶蕃瑰偉、和音嗣世、不替俊彥、明鑒在下、降命上玄、我公初誕、天挺之純、匪光紛照、旋璣授銓、仰儀喬嶽、俯澄洪川、清輝秀氣、雲翹映晨、肇彼岐嶷、允迪天真、先心則智、率意斯仁、秉爽清昧、微靈協神、神休戴鑠、九德兼和、挹輝茂朴、豐濟鎮華、畢峻凌高、玄源斷波、造辰諫隆、彌海廓遐、光備既濟、逸軌爰超、閑罔苞荒、景靈渥耀、山林嶽秀、天光乃照、窮化機神、探賾衆妙、駭塵氛埃、澄響清肖、恢淵博亢、騰嶮峻卲、振綱宇表、登軌絕蹈、厥初藏器、栖蟠海嶽、披灕崑崙、濯秀暘谷、沈輝熙茂、清塵燭鑠、含章在淵、發揮龍躍、時復陽九、承乾之衰、有皇于井、玉軒徘徊、爰茲赫爽、霄期雲飛、天步皇輿、載見太微、華堂誕基、委蛇自階、鼎輝既臨、

口當作往

嘉命乃集、和美來口、宰物下邑、康年委登、惡風時協、在斷無頗、于
敎斯糇、金虎覡糒、戎車孔棣、神寶播越、天人釋位、有命在茲、帝思
元帥委弁、總干、振翼虎嘯、威盡旣授、六軍有序、乃誓我衆、乃整我
旅、神干山立、雄旗雷縱、懸旌汜陽、郎戎江滸、我后日敬、上帝臨予、
靖端風夜、匪盜匪遊、經始緜緜、汸沱惟海、乃斡中軍、入作內輔、公
侯陟降、在帝左右、㒵羽滔天、作雲西土、帝曰將軍、整爾能虎、赫赫
明明、皇興出祇、龍舟照淵、旗旐映野、鋪敦江濆、仍執醜虜、捬南旣
集、方嶮未夷、天子命我、撫之西垂、公侯戾止、威神綽熙、虔劉作虐、
恩撫子來、妖㚖北靡、擧爾雄旗、獵彼群蠻、祈祈遺黎、柔遠能和、海
言綏之、方埛肅清、烈文偹武、含偹明堂、冊勳天府、天子曰咨、我圖
乃功、錫爾青土、建侯于東、開國名墟、光宅海邦、分圭作寶、衎聲曰
膺、旣受帝祉、公用如大、四鐵孔阜、元戎杳藹、淑旂飛旐、綏章丞蓋、
振我熊羆、四方于遊、劉王召負、嶮寇我西鄙、公侯赫怒、干戈啟陳、金

鉞鐃曰、雲旗絳天、凌岡襄獄、沈維括淵、元王闡難、鯨鯢墜鱗、我漢時瘡、方域清靡、曹休東蹯、我疆斯越、帝簡厥佐、將命其傑、乃俾我公啟我醬伐、江漢之滸、口恭授鉞、掛帝將旅、隱爾霆發、桓桓神誅、震驚魏方、我公矯矯、虎視元戎、截彼醜旅、效此武功、武功既彰、天威遊曜、靈武振華、邊垂清暴、振旅凱入、王假有廟、假廟伊何、本庸龍飛、土田階敦、四牡載路、出餞于郊、此惟予厲、禮嘉嵩嵩、樂和湛露、改容肅至、傾蓋寵步、鑿帶翩紛、珍褒阿那、區宇惟盛、繁遊帝祉、於穆晴谷、敷奏多士、將庸元輔、相惟天子、僉曰公侯、宜有宴止、繡裳綬藻、袞帶重紫、遂虛上司、命公登宰、帝曰丞相、朕嘉君德、曰茲軒冕、往踐乃職、宜爾叡心、維黃協極、邦國若否、四方爾式、公拜稽首、欽翼明聖、乃御機衡、仰徽七政、祇恪本顯、無易惟命、巍巍大邑、惟清四門、公侯作礮、煥炳皇文、重輝熾景、協風煙熅、百神秩祀、兆嶽思渲、克諧庶尹、遂成帝勳、時雍既濟、王途克廣、儀形我度、軌物

垂象後遐施歸崇隱慮仰茂德栖音廬門沈響洪範遠迪玄猷洞深靈澤崇藪天嶮垂陰翰飛樂嶮淵蟠泳沈澤豐泉巨潤博雲林遭世大過彝倫靡甯亹亹公侯思維雅俗發憤戎衣永言禮樂被分敦化荷戈思學體仁長物御風熙國叡鑒擢微玄輝鏡璣戒危膏粱收後白屋五品時訓民神攸鑠我有與文如曜如辰何以崇之匪闕伊人我有烈武如震如虩何以將之保大豐年思弘景業熙世登民克壯頑老秉鉞河津祉祚勿引早世幽神仰慕遺輝痛辟憂殷嗚呼哀哉永惟我公克明德心紛藹芬和被之惠林公侯沒矣孰嗣徽音名存體逝德茂形潛民之秉思好是嘔吟嗚呼哀哉惟帝念功寵命光大光謚典謨崇榮協泰安宮識老我公于遊輴軒啟塗先驅鸞旂哀風結輿遺思漏蒞舍此休明即彼重謠樂慕靡及永戀光愛嗚乎哀哉

晉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 案陸喜字文仲瑁第二子孫晧時爲選曹尚書入晉爲散騎常侍

口當作雄

惟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嗚呼哀哉
天降純嘏誕下□□九與德鍾三懿應運繼期顯微闡昧特
恢大猷雍化熙世昊天□□乃忽零墜嗚呼哀哉俯闕榮榦邦喪
國粹帝欽遺烈士詠清徽思紳皆心痛狹氏悵摧淚充邑惜慟僉
幾敢述洪迹于茲素旂其辭曰
於穆皇源時惟誕弘權輿有媯爰啇暨王徽音接響丕祚克昌乾
鑿南眷誕降我祖顯考尚書納言帝宇正命惟允銓衡攸序篤生
常侍固天所隆祚爾靈粹陶曰惠風道協體真德與性鍾徹心遠
暢淵思邈通聰言潛覽克哲克聰耽精邈奧肆志篇章仰咨遺訓
思齊聶蹤摛光丕晦徽言是綱錯綜群藪精徹毫芒顯允閑姿既
明且綽敦敍汎愛經德紀義契闊邦族是綜是緯博約已禮陳錫
載施雍雍閨闈克諧由仁率禮崇化色養盡親九族和睦德被宗
姻猗猗髦俊祈祈縉紳鑽仰明範挹道希塵愷悌弘裕惠化是振

潛機密緻、靡幽不甄、濯以清波、權以明鈴、旌善拔築、刊穢紫辰、邦無逾幸、靈不年員、沐浴玄源、風移俗純、儀德鄉向、比化泗濱、耀略切燀、既升末融、爰佐揚邑、作尹名邦、密邇帝畿、大東小東、宣敷五教、敞化以崇、徽無墜命、興無廢功、帝欽良政、民懷穆風、與稽舊章、率由典刑、考績三載、紬幽陟明、超踐皇閣、紆組垂纓、奕世納言、帝衡以平、本崇景烈、堂構克榮、征鎮屢振、干戈未戢、乃乘雄戟、徽戎東邑、四牡徂征、威德以立、爰守會稽、青紱既襲、帝曰欽哉、疇咨登后、改授鄒服、屯騎是撫、雍容皇闕、綜文經武、時值大過、士爽其德、虔惟常侍、高明柔直、履冰潔霜、淪心遠測、春存三季、彤志于色、斯嬰厄逆、戢離咎慝、靖亨思順、曹氏匪革、投弁釋紱、晞恩東嶽、逝世無悶、清淵是泥、復風彌馨、明徽戢鑠、皇途既闢、天罔誕張、遁在九五、遂嶮郎康、猗歟高懿、避風遠臧、帝降大命、巨圍是揚、祿將天邑、舒藻倚京、僉曰休哉、昭德塞違、乃升常伯、補闕拾遺、振纓紫極、撼

光太微奕奕玄冕。熠熠瑫瑫。仰燿皇維。俯映明堂。興振鳴鸞。觸佩琮璜。居德瀰沖。雖休匪康。既蹈君術。末跱鼎足。將陟太階。弘載育民。皇靈厞顧。大命俄殊。厲凶孀需。儵忽頹瀕。嗚呼哀哉。黃河難澄。梁木易摧。聖賢絕塊。希世齊光。豈曰徒生。實維天綱。於鑠常侍。本德昭仁。俯繼踏響。仰綴玉振。其在克壯。自邈乘屯。厲翮靈條。能竄秘泉。收迹匿燿。洪略陶緼。雖蹈嘉運。託景風雲。瑰光既燿。靈贊未闡。弗虞皇圖。銜恨徂遷。嗚呼哀哉。江河慕海。巨陵樂山。於惟君德。齊聖廣淵。肇彥景附。漸化濯纁。蓋已崇巖。函已裕淵。西徂華源。負澤慕虛。幽蒴潛暘。滯思頓振。六言六行。匪君不蕭。五有三無。匪君不極。衡準失平。匪君不直。方策遐邈。匪君不式。君其永沒。民其焉則。結思遺愛。惟哀允惻。嗚呼哀哉。仲尼喪偽。孺慕失聲。國僑殞鄭。邦無等笙。實惟常侍。徽懿克明。思懷士心。信結民情。聞者巷泣。赴者風征。八音輟響。獻酬弗營。羽檝翳川。輕駕盈庭。揮袂雲藹。殞淚

雨零嗚呼哀哉伊惟平生龍寵荷輝愷樂承明桑梓猶哀悲懷霞
上言告言歸明德遠燭慮凶㠯音雖則榮泰存亡是衈發築新邑
經始匪日眷懷不虞盜覘斯室王事靡監皇幾是旋鳴和吉往命
未淡長霞旂凶歸輝景長泯痛感皇祇哀普四民嗚呼哀哉穆穆
天子昭明有融乃命三人禮憲是崇賜㠯歸賻榮㠯贈終冠蓋南
徂暎族輝邦日薄南陸辰次天漢龜筮協貞靈域載兆明器既庀
神道已羨縣象未登明星有爛軒車徽動執紼同贊永棄高廈諸
虛是館盜彼昏昧荒此輝築幽房長鍵脩夜靡旦翼翼輕蓋翩翩
丹旐龍章舒藻旟旐有爛轜輪𨍁結玄駟徘徊人誰弗思靡思匪
哀援扎心楚投綸餘悲嗚呼哀哉

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誄

惟永寧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晉故豫章內史夏府君卒嗚呼哀哉
乾靈有俊崇茲大猷纂盛亟祚苗裔協符濯蹤浩若剛志玄流邈

光畢代謝動九區哀彼造物殊命不均既竝斯美否茲遐年忻忻
搢紳泣涕流連故作斯誄著之不泯其辭曰
於穆府君遠祖彌光功濟黎獻澤洽八荒披圖承祚蕞化軒唐洪
風既振遐曜休煌越殷自周紹膺遺祉亮節三恪侯服于祀悠悠
訖茲徽烈不已奕世本弘厥美是紀惟神降慶篤生府君玄祐秀
朗揮景煙熅誕載豐美俊穎夙繁性與體和孝友穆融虔茲君親
婣族睦崇情廣褒誘品物虛躬安仁履素接舊以沖濬照博映哲
思惟文淪心眾妙洞志靈源探幽判疑沈欲彌分甄滯拯祕義猶
一貫崇規邈世體道而盤瞻言先機蔚藻騰翰處約由厚交順于
顏文武未墜君惟克修百行殊揆君望斯周栖義初九戢翼洪條
瓊輝四灼景問綢繆在昔我國元首載哲假寐俟旦思庸俊邁旃
檢高麗體亦秩秩儀刑柳惠庶績惟穆既穆其績英風彌邵天子
有命會是在朝頻繁帷幄祗承皇曜神以測幽明以遠照目難識

爽、觀嶮改路、譬彼淸鑒、莫塵其操、五紀迭御、載隆載傾、南嶽頹頹、
陰輝素靈、瑾瑜遷賓、投跡上京、兆萌未緒、皇聖攸啓、草臨猗氏、接
彼郇瑕、道之曰禮、育之曰和、齊俗拯弊、民靡不嘉、振我翰音、洋鑠
諸華、明明皇儲、叡哲時招、奮厥河濆、矯足雲霄、俄軒玄闕、徽英揚
飆、光灼東朔、髦士攸希、媚茲一人、示旣翰飛、委蛇華閤、眇降太微、
納言贊事、淵裕徘徊、習習和風、惟穆惟宣、亦曰武昌、厥俗允新、我
後有命、爰授俊臣、君子云顧、義在安親、秉文共武、言撫舊京、仰肅
慈顏、俯熙典刑、移彼滯汙、泮宮時營、衆否斯濟、飛鴞革聲、春翹晞
景、振鷺在庭、高墉未奮、遭茲閔凶、頻顣泣血、三歲言終、哀響未歇、
壼命朝隆、厥命伊何、俾守南裔、匪曰是屯、訖身虛槃、巾車旣脂、儼
言將逝、彝倫惟淸、路逼其序、君之于遠、乃恢斯緖、思彼衆逸、言尋
厥楚、薄贈豐林、晨看淵水、濯奇呂翹、披途導軌、彼湘之東、地嶮俗
危、明德審罰、替幽崇儀、儼不式刑、仁扶物施、戚和戚振、澤被巡繳、

皇道御世與民靡偏茂彼忠政濟此永均思一黔首濯溉義淵拔
邈皇命修翮御翔循彼江濱乃眷滄瀾風樹政德音允衍洪化
既攄禮樂克几闡非秋厲惠淑春陽質命俊人惟弓與旃匡國庶
濊貉懲軒控方伊類挺髮躬勤霞我聲教邁響惟殷君化大揚
自北而南君澤本沃河漢載咸慶煇雲蔭塗潤川漸將配皇衞登
景具瞻昊天不弔乃降茲厲高𤽷未融凶衆中熾寢疾彌留大命
隕墜邦家不紀沈哀結世嗚呼哀哉式誄遺美君實克明懷光賜
幽睎髮結清體德秉貞寤行居貞屈曳路機與世靡矜天命匪諶
唯仁則延任道委分亮曰斯然孰云府君不聞其言永懷歎念憂
心孔艱日兄曰弟篤愛纏綿睎光繼軌參融鴻振今君何之背世
遐凓同生拊膺號哀痒身眇眇孤微過庭曷遵天何忍斯于何之
臻自君初遊既夷且樂今君反矣素旗垂路雖光百辟託晷玄靈
民慟于亂神孤于冥物從人感轅馬失征飄風悍響潛魚仰衞豐

霄駴蔭衆羽佪鳴嗚呼哀哉瞻彼日月歲聿云夕寒暑窮化四辰交錯日老三從棨轡長薄藹矣轜軒輗駕窀穸背榮孤世靈輀大漠宜陵埭蔭閈闥寥寞寤摽惟哀心摧涕潸嗚呼哀哉咨予與君恩親之微蒙恤于昔投纓濶獄恩朋嫺志永庇惠輝如何府君昭景長逝願言詠眷戢傷戢悲昔我經年逝彼川路進闕初奔退遊陵墓仰瞻靈丘俯增永慕慟剝肝懷哀其曷屑嗚呼哀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黃章

章字伯仁，魯國人，師事鄭思遠。見抱朴子內篇遐覽，又引見御覽六百七十 案書鈔一百二引魯國先賢傳黃伯仁不知何許人嘗爲龍馬頌其文甚麗今據抱朴子知是魯國人

龍馬賦 藝文類聚作頌 各書皆作賦

夫龍馬之所出，于太蒙之荒域，分虞淵之幽瀆，通天光之所極，生河海之濱涯，被華文而朱翼，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資玄螭之表像，侶靈虬之注則，奪騕褭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兼騏驎之美質，豈驊騮之足雙，耳如剡筩，目象明星，雙璧侶月，蘭筋參情。藝文類聚九十三，又略見初學記二十九，文選赭白馬賦注

或有嘘天慷慨，骨騰肉飛。文選江賦注，七命注

或有奇貌絕足，蓋爲聖德而生。文選赭白馬賦注

張悛

悛字士然吳國人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吕位當倂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吕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敘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已喻是吕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豪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鵙鳩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于陽人、濟神器于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衛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于三葉、園陵殘于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脩護、頹毀埽除塋壟、永以為常、文選勸文 類聚四十

閻纘

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惠帝初，太傅楊駿以爲舍人，轉安復令。駿誅，棄官葬駿。河閒王顒引爲西戎司馬，封平樂鄉侯，屢上疏，擢漢中太守。案：隋志：梁有隴西太守閻纘集二卷，未知即此否。

上詩表

勞者歌其事，貴露其鄙。文選任昉答敕示七夕詩啟注

與棺詣闕上書理愍懷太子

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

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
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貢禹王
吉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
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
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
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
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
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何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保傅如司空張
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
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
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
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其處使嚴御
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

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其論議于前枚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曰孝父沒事母曰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于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卌上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

爲罔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丁井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流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晉書閻纘傳，又見宋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

皇太孫立復上疏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衞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于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

神武雖周誅二叔漢帝誅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遣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宮屬皆如朋友不存為純臣既使上厭至尊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于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閒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强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

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㠯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于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㠯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㠯宿衞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辯者此由恐畏誠族今皇孫沖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于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詔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不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㠯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戣數上疏啟諫而爱倩贈㠯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㠯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戣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

儆于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儆異于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晉書閻纘傳

又陳宜選擇東宮師傅

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沖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脩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于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于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

之艱難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于情得盡。五日一朝，于敬既簡，于恩亦疏，易致搆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晉書閻纘傳）

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沖，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臣家覩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郗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

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訊、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于先帝、以爲右率、如閒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傲郭斌、則于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子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沈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

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甝呂肅風教晉書閻纘傳

木華

華字玄虛廣川人為楊駿府主簿

海賦

昔在帝嬀巨唐之代天綱浡潏為凋為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涾㴲迆涎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波啟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泱漭澹濘騰波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為委輸其為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浺瀜沆瀁渺瀰湠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舄㶁濶浩汗若乃大明摭轡于金樞之穴翔陽逸駭于扶桑之津彯沙

礐石、蕩颸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
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
舞而相磓、㵧濆淪而滀漯、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㴔滐
而爲魁、㴸泊柏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
解會、瀼瀼溼溼、葩華踧沑、頏濘潗㵫、若乃霾曀潛銷、莫振莫竦、輕
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涌、澎濞灪磈、碨磊山壟、爾其
枝岐潭淪、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
宣、飛駿鼓楫、汎海淩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
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
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
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䁪冶夷、決帆
摧橦、戕風起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靅雲布、霿昱絕
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矆睒無度、飛沫相磢、激勢相沏、崩雲屑雨、

泓汯汩汩踧踔湛藻、沸潰渝溢、濩渭、蕩雲沃日、于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于黿鼉之穴、或挂罥于岑嶅之峯、或掣掣洩洩于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于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爾其爲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靉霼其形、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峌峴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栖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綾羅被光于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朱燉綠煙、腰眇蟬蜎、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

波則洪漣蹴蹦，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跗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爲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嵚，毛翼產㲉，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爲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乘蹻絕往，覿安期于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淸涯，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于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芒芒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文選藝文類聚八

張輔

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爲藍田令，轉山陽令，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領本郡中正，遷馮翊太守，進秦州刺史。有

集二卷

上司徒府言楊俊

故梁州刺史楊欣女已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服二十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氏就楊家共成婚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品二等第二人今為第四請正黃紙通典六十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

與孫秀牋

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晉書張輔傳

名士優劣論

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晉書張輔傳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敗鼂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爲良史也晉書張輔傳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四十七

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謂以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

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北騎所禽馘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于宛下將獨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忌克安忍，無親蕭公，仁賈文和，恆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四十七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

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爲優、余以爲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夫孔明抱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至如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綏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于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于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于遐邇者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藝文類聚二十二 御覽四百四十七

衛權

權字伯輿、陳留襄邑人、魏司徒臻孫、元康初、汝南王亮輔政、擢

爲尚書郎。

左思三都賦略解序

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禀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尚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晉書左思傳作陳留衛瓘，乃權之誤。魏志衛臻傳注：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于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應璩紙墨，不合傳寫也。又瓘乃衛覬子，河東安邑人，而云陳留衛瓘，是舛刻之誤無疑。

劉逵

逵字淵林，濟南人。元康中，爲尚書郎，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有喪服要記二卷。

注左思蜀都吳都賦序

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晉書左思傳

周哀

哀元康中國子博士

議蘇偕事

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質之日貳乃辟也而受養而退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孤也苟能致其言以祭則之可也通典九十九

孫兆

兆元康中河南人

議蘇山事

秦罷侯置守、漢氏因循、郡守喪官、有斬衰負土成墳、此可謂矯禮之不中、過猶不及者也、至于赴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是末代流俗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朝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內史、一時臨宰、轉移無常、君選于上、臣易于下、猶都官假合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受天子肅命之任、王事敦我、密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孝子之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是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于人終無已也、通典九十九

劉繇

繇為衛瓘太保主簿、

上言請攷榮晦

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
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呂下、即承詐僞違
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
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
謂里舍人被驅、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
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
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賊不滅、冤魂永恨、
訴于穹蒼、酷痛之臣、悲于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條瓘
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
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
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案次錄
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
斫、害公子孫、實由于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攷晦一人、衆

奸皆出乞驗盡情僞加呂族誅晉書衞瓘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籌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五終